



中国大政治家全传

乾隆全传

主编

刘华明

郑长兴

印刷工业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两朝恩宠	(1)
一、身世之谜	(1)
二、少年聪颖	(20)
第二章 为政尚宽	(28)
一、纠正父偏	(28)
二、宽严之法	(32)
三、石匠丧礼	(35)
第三章 改土归流	(39)
一、雍正遗产	(39)
二、力挽狂澜	(41)
三、因地制宜	(45)
第四章 落水皇后	(50)
一、大家闺秀	(50)
二、皇帝风流	(51)
三、声色犬马	(56)
第五章 爱养百姓	(63)
一、百姓为心	(63)
二、政策调整	(68)
三、蠲免天下	(79)

第六章 八旗生计	(87)
一、国家根本	(87)
二、改革包衣	(92)
三、废逃人法	(98)
第七章 打击朋党	(106)
一、鄂张争宠	(106)
二、纠正言官	(113)
第八章 七大贪案	(120)
一、大张旗鼓	(120)
二、风波再起	(126)
三、弦外之音	(143)
第九章 平定金川	(153)
一、一平金川	(153)
二、风云再变	(171)
第十章 新疆征伐	(197)
一、达瓦齐乱	(197)
二、马不停蹄	(208)
三、经营新疆	(213)
第十一章 文字冤案	(220)
一、胡中藻案	(220)
二、四库全书	(222)
三、取缔邪教	(230)
第十二章 由盛转衰	(240)
一、王伦之乱	(240)
二、回民反清	(244)
三、台湾风波	(249)

四、老将出马	(265)
第十三章 英君之死	(278)
一、平稳交接	(278)
二、和珅之宠	(281)
三、秘密建储	(296)
四、江山动荡	(308)
五、撒手西去	(316)

第一章 两朝恩宠

雍正十三年(1735年)九月初三日清晨,紫禁城内庄严肃静,正在举行清朝第六代皇帝登基大典。一位头戴皇冠身着龙袍的英俊君主,端坐在太和殿的宝座上,接受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八旗王公文武官员和外藩蒙古王公的叩拜。这就是历史上在位最久、寿命最长、对中国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的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

弘历后来被尊谥为“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孝慈神圣纯皇帝”,简称纯皇帝,庙号高宗,清代的官书、笔记、文集称他为纯皇帝、纯庙、纯皇和高宗,蒙古王公尊他为“大皇帝”,西藏达赖喇嘛敬书“大君”,而民间一般习惯则称其为乾隆皇帝、乾隆帝,有时又简称为乾隆。

弘历虽因父皇世宗胤禛刚于十日前逝世万分悲恸,但值此登基之时,肩负重任,当然要专注于国政的治理,首先需要全面、正确地认识祖宗留下的“遗产”,以便从中吸取经验教训,采取明智的方针和政策,解决存在的问题,使大清国更为巩固,更加富强。

一、身世之谜

乾隆皇帝是我国历史上传奇式的人物,关于他的出身,历来有种种传说。

一种是浙江海宁陈氏。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康熙年间,皇四子雍亲王胤禛与朝中大臣陈阁老很相善,王妃钮祜禄氏生得美貌,深得雍亲王宠爱。她与陈夫人也很要好,常有来往。相传,陈

阁老五十余岁时，其夫人忽然怀孕，陈阁老欣喜，早烧香，晚磕头，求得菩萨保佑，生个儿子，好接继后代。这时，王妃钮祜禄氏也怀了孕，渴望生个男孩，日后出人头地。康熙四十九年，钮祜禄氏与陈夫人同月同日分娩。陈夫人生了个男儿，遂了心愿，而王妃竟生了个女孩，内心愁闷。王妃的身边婢女李妈是个精明绝顶的人，她知晓王妃的心事，便忍不住对王妃说：“奴才愿为王妃效劳，能将公主变成小王。”接着便秘密与王妃商议了一番。王妃听后，笑开眉眼，忙让李妈着手去办，这李妈出了宫门，便来到陈阁老府上，先说到：“恭喜夫人生了贵子。”然后说：“王妃也生了小王，王妃让老婢来此告诉夫人，待满月时，请夫人带小官人到宫里玩玩。”陈夫人高兴答应。到了满月那天，王妃不见陈夫人与小官人进宫，很是着急，令李妈到陈府去接。当李妈又来到陈府时，见陈夫人正害病，陈阁老没有进宫的打算，就说：“我家王妃在宫里准备了各样礼物，如果夫人与小官人不能去，恐怕王妃会生气的。”陈阁老听后，想了半天，最后决定让奶妈抱着小官人随李妈进宫。来到宫里，李妈让陈府奶妈在下房等候，便抱着小官人见了王妃。一直到暮色降临，李妈才将孩子交给陈府奶妈，抱回陈府。回到家里，揭开脸罩，不由大吃一惊，竟是个女娃。陈夫人非常痛心。陈阁老也非常忧伤，但知道王妃生的是女孩，将儿子换去，想日后有望当个皇帝，于是，便对夫人说：“不要哭闹，不得声张。出了这事，只好将错就错，否则性命难保。”日后，王妃抱着小王子出来与雍亲王见面，雍亲王见这白白胖胖的儿子，又是钮祜禄所生，满心喜欢，更加宠爱。而陈阁老怕别人知晓，便告老还乡，回到浙江海宁。但后来“陈与帝共一宗”之说仍然不脛而走，绘声绘色传遍大江南北。

另一种认为，乾隆是在康熙年间，为热河行宫——避暑山庄的宫女所生，这宫女名叫李金桂。

康熙四十九年秋季，皇帝率领皇子亲贵，文武大臣，来到“木兰围场”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狩猎活动。这“木兰围场”在承德以北四百里的地方，此地山高林密，百兽俱全，是个理想的狩猎场所。方

圆数百里的围场，由近五十个小围场组成。八月底的一天，在阿格鸠围场，康熙皇帝端起猎枪，打中了一头肥硕的梅花鹿。皇帝的枪声就是信号，各队扈从闻声策马扬鞭，追逐四散的群鹿。其中一队的领队是皇四子雍亲王胤禛，这胤禛身材魁伟，能骑善射。只见他挑中一只大鹿，全力追赶，足足追有一顿饭的功夫，方举枪射击，连发两枪，结果了这头鹿的性命。胤禛勒住马，回头望去，只有贴身的一个叫恩普的“哈哈珠子”（男孩子），气喘吁吁赶上来，其他人马已不知去向。

胤禛高兴地指示恩普，砍下鹿角，好回去登帐。恩普却先拿出一个木碗，割开鹿的喉管，接一碗鹿血，递给胤禛，那胤禛一大口气喝了大半碗，然后才动作麻利地砍下鹿角，主仆二人跨上马，缓缓南行。

鹿血有壮阳补气之神效。不多时，只见骑在马上 的胤禛脸胀得通红，鹿血劲发。心里像有一团压不住的火，喉咙热呼呼的，像有东西梗得难受，喘不上气来。胤禛忙叫住恩普道：“这附近有人家吗？”恩普说：“四爷，翻过前面的山，就能看见行宫，我去找个妞儿让您使用。”胤禛只好重新上马。他们顺坡而下，很快到了平地，只见平地尽处，是一个菜园，菜园边处，又是一片树林，林边一座茅屋映在眼前。主仆二人停住马，恩普忙说：“四爷，您先进屋等等，我很快就回来。”胤禛明白他去做什么，便进屋坐在炕沿上等着。不多时，恩普就将一位宫女推进屋，然后又掩上门。宫女惊叫一声：“四阿哥！”胤禛早已按耐不住欲火，黑暗之中与这宫女草草完了事情。于是演出了这段露水姻缘。

胤禛推开屋门，回头一望，真是吃惊不小，这宫女实在长得太丑，想到刚才那番光景，不由大失所望，恨不能马上离开此地。于是急忙叫道：“恩普，快牵马来！”恩普牵过马来，胤禛上了马后，一言不发，往北走去，心里在叨咕：原来清朝家规严格，皇子私通宫女，算是秽乱宫闱，这事如果传出，不仅自己竞争皇位无望，也会给臣下和后人留下笑柄。只有当机立断，除掉这知情的哈哈珠子。

想着想着便走近峡谷，这峡谷路很窄，一面是悬崖，一面是峭壁。胤禛让恩普前面带路，自己拾鞭策马跟着，当他靠着峭壁一面与恩普的马接近时，便举起鞭子狠狠向恩普的马眼抽去，恩普马受惊，乱端乱跳，三下两下，就把恩普抛下悬崖，马也随后落进谷底。

当胤禛望见前面有七八个皇帝派遣的近侍骑马迎来，都停住马，一名御前侍卫忙说：“四阿哥，奴才们可找到你了。”胤禛便将如何追上了一头大鹿，恩普又如何不小心掉下悬崖之事细述一遍，御前侍卫安慰一番，留下两名侍卫查找恩普下落，自己便陪着胤禛上马，赶回围场。自然免不了皇父几声责备，便又随皇帝回到避暑山庄。随后，御前侍卫禀报了恩普的死讯及善后处理。不久，雍亲王及陪侍人马就随皇帝回京了。

第二年五月，皇帝照例要到热河避暑，秋季行围。大驾来临之前，避暑山庄的总管太监康敬福，便遇到一大难题，一筹莫展，不知所措，与四阿哥艳遇的宫女李金桂怀孕了！消息传到康敬福耳里，真把他吓坏了。当听说男方是四阿哥时，更吓得惊慌失措。转眼金桂怀孕已八个月了，肚子一天大似一天。康敬福也一天比一天着急，万般无奈，只好告诉朝中内务府总管大臣、兼任步军统领的隆科多，请他想办法。这隆科多是孝懿仁皇后的胞弟，其子又娶了四阿哥的同母妹妹，同皇帝是至亲。所以，受到皇帝重用，他本人也与皇四子关系密切。

隆科多听到康敬福的报告大吃一惊，并在康敬福的安排下，来到行宫北面菜园旁的茅草屋，传询金桂。隆科多严厉地问：“你说清楚，你肚里怀的到底是谁的种？”“四阿哥的！”隆科多半信半疑，“你怎么知道是四阿哥的种呢？”

“是恩普跟我说的。”

隆科多问康敬福，恩普是谁？康敬福忙回答：“是四阿哥贴身的哈哈珠子，去年摔死了。”隆科多一愣，想到这不是死无对证吗？

“那天是恩普找的我，他让我陪他去抓蝴蝶什么的，当走出很远来到这屋子外面时，我要回去，他却骗我说：‘你进屋里吧，这里

有福,说不定还会遇到贵人。’说着便把我推进屋去,随后把门关上。”又说:“门刚开的时候,外面有光,我看门对面炕上坐着的人留髻发,我听人说,四阿哥留髻发。”

“还有呢?”隆科多又问。“还有……”

隆科多想事已至此,再问也是这样了。便对金桂说:“好!你回去吧。但你心里要有数,不要跟别人说什么!”金桂说声:“是!”于是,康敬福叫来太监将金桂送回来处。接着隆科多又叮嘱康敬福要告诫手下,千万不能走漏风声,并要善待金桂。

八月,金桂已怀孕十一个月了,仍没动静,隆科多更加着急起来,忙让康敬福将大腹膨起来的金桂找来,厉声问道:“你到底怀的是谁的种?”“是四阿哥的!”隆科多大怒道:“还提四阿哥!我问你世上有怀孕十一个月的女人吗?”金桂哭着说:“不知道。”“不知道?若不看你大肚子,非拿大板打你!你说实话。”

金桂痛哭着说道:“大人,奴才如有半点假话,请求一死,我请求大人问问四阿哥,否则我死不瞑目。”

隆科多回到住所,伤透了脑筋:问四阿哥吧,他却留京办事,不在随员之列,若派人进京去见四阿哥问问清楚,四阿哥会发脾气,造成意外风波,不好收拾。正在举棋不定,消息却传到了德妃耳中。德妃是四阿哥的生母,听说儿子干了这等事来,气得大病一场。

德妃姓乌雅氏,她一向忠厚,识大体,深得皇帝敬爱,听说她病了,皇帝自然来到德妃寝宫看视,询问得病原因,德妃免不了泪流满面,哭出声来。

皇帝惊讶地说:“怎么回事,为什么这等伤心?”

德妃哀声乞情地说:“奴才是替四阿哥着急!请皇上看在奴才的薄面,饶恕他的罪过吧!”

皇帝更加惊异,说:“我不明白,他犯了什么罪呢?”德妃说:“请皇上问问舅舅(隆科多)就知道了。”

皇帝立即派侍卫召隆科多来问话:“四阿哥犯了什么罪?德妃

让我问你。”

隆科多听说德妃出面调节，感到事情比较好办了，便不慌不忙地答道：“出了笑话，奴才正在查明。”接着将金桂怀孕的奇闻，向皇帝作了简要陈奏。

“真是四阿哥干的？那宫女怎么说的？”皇帝又问。隆科多想回答：“奴才不敢肯定，只是那宫女始终认定是四阿哥的。”

皇帝说：“那好办，你马上派人进京传旨，让四阿哥立即来此，我问个明白！”

于是隆科多指派亲信，连夜兼程马不停蹄进京宣召四阿哥。

隆科多见了四阿哥，就忙问：“四阿哥，你跟我说实话，我替你出主意、想办法。”胤禛一脸诚恳的样子，回答说：“我怎敢瞞舅舅呢？凡事还指望舅舅照应。”

隆科多又问：“那么，你和那宫女确有其事？”“有的！”

隆科多接着问：“你知道那宫女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不知道？人家可怀了你的孩子了！”

隆科多又说，皇帝为此很生气，德妃也急得旧病复发，你看怎么办？

胤禛忧心忡忡地说：“我能怎么办呢！这下三阿哥、十阿哥他们等着看笑话了。”

又说：“舅舅我听您的话。你看该如何处理善后事宜呢？”隆科多想了又想，说：“这事要看皇上的态度了。”

说完，隆科多起身告辞，胤禛刚送到门口，突然想起一件事，忙将隆科多拉住。

“舅舅，算日子已十一个月了，那女人怎么到现在还没生呢？是不是另有隐情？”隆科多态度肯定地回答：“决无隐情！”胤禛看隆科多有点不高兴的样子，忙说：“舅舅，我是怕那女人生个怪胎！”

此言一出，隆科多也大为吃惊，但也只好安抚胤禛说：“不会的，我自有办法。”说完，便急忙策马回到山庄，找康敬福商量对策。

隆科多对康敬福说：“有人说金桂怀孕十一个月了，可能是怪

胎？”康敬福说：“不会吧！”说罢嘴唇略动，欲言又止。

隆科多说：“你说说，怎么会？快快说来？”康敬福压低声音说：“回大人话，金桂所怀的，说不定是个龙种！”

话音未落，隆科多大喝到：“闭嘴！你有几个脑袋，敢胡说八道？废太子的风波刚刚平息。原来为了夺嫡而登大位，大阿哥被幽居；八阿哥囚于畅春园；十三阿哥被禁高墙。这起废太子之风刚刚平息，如今若说金桂怀的是龙种，不也表明四阿哥想当皇帝？这话要是皇帝知道了，你我脑袋都得搬家。”

接着又叫来康敬福的亲信阿林商量应急办法。最后议计：找个偏僻无人的地方，让金桂待产，并派人守卫。如果金桂生下怪胎，就连金桂一起弄死，报个“病毙”备案；如果她好好生了个孩子，只好到时候再说。隆科多又嘱咐他们，要严防太监、宫女乱说，否则处死；要派谨慎、得力的人办事，不得走漏半点风声。

安排好了应付对策，隆科多又思量起对付皇帝、保护四阿哥的对策。打定主意后，便在皇帝晚膳后闲行之际，提到此事，请求皇帝不要生气，不要当着其他皇子的面责骂四阿哥，使其能有个单独向皇上悔罪的机会。康熙皇帝接受了隆科多的请求，决定在避暑山庄一片茂密松林之中的一座石亭宣召四阿哥。

胤禛忙跪倒磕头，给皇帝请安。皇帝问道：“四阿哥，你知道把你叫来有何事吗？那个宫女怀孕与你有无关系？”胤禛吓得忙说：“儿子知罪了！”皇帝厉声问道：“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你平时还讲究小节，哪知你却干出了这等下流的事！”

胤禛被问得不敢回答。见情势严重，隆科多怕自己的工夫白费，便忙跪下劝说：“天热，请皇上别动气，四阿哥已认错了，就请皇上饶恕他吧！”

皇帝说：“这么个儿子，我能怎么样，不过，真相不查，是非不明。”接着皇帝又问了胤禛那宫女怎么处置，胤禛说不敢擅作处理。皇帝让他把那宫女带回宫去。这样赏赐胤禛当然不愿意，所以也没采纳，把金桂仍丢在野外。雍亲王连忙给皇上磕头谢恩，这场风

波才告平息。

又过了几天，金桂在破旧不堪的马棚里生下一子。宫中知道后，由德妃出面，求得康熙帝同意，才将这个孩子抱入宫中，传说他就是乾隆帝。

据正史记载，乾隆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八月十三日，他的母亲是钮祜禄氏。钮祜禄氏于康熙四十三年十三岁时赐侍胤禩藩邸为格格。弘历即帝位后尊她为孝圣后。所谓乾隆为汉人之后，以及他是雍亲王“野合”而生，并没有史实作为基础，恐怕只是传说而已。

关于乾隆的身事的第一种传说，我们有必要考查还应该说到“海宁陈家”。

“海宁陈家”一词，于有清一代，朝野闻名，臣民皆知，乃至帝王君主，亦袭其辞以称之。道光朝有江西建昌道道员陈崇礼应召，道光帝询其家世，陈崇礼为佐贰属员起家，当时官场之风重科举出身，故而意颇惶愧。然当陈奏明自己系陈元龙、陈世倌之后代，道光帝欣然微笑曰：“汝固海宁陈家也。”遂擢陈崇礼为盐运使，可见其晋升纯系得力于门望。海宁，清为州治，在浙江省北部，南临杭州湾。清世谈官阀，侈恩遇者，无不知海宁陈家。而恩遇隆盛之根由，乃至谓：清代有一帝，实为其家所产，或谓系圣祖康熙帝，或谓系高宗乾隆帝，而集四方传言，则以指乾隆者为多。至清朝末年，可以说海内上自缙绅，下迄妇孺，莫不知海宁陈家子有一人为帝之说，而汉人尤为津津乐道，众口一词，有凭有据，牢不可破。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足可以与“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被刺”等传说比肩，并称为清宫四大奇案。

海宁陈家之后人、道光朝以门望而升官的陈崇礼的从孙陈其元，著有《庸间斋笔记》，述说其祖源家世，“余家系出渤海高氏，宋时以勋戚随高宗南渡，籍临安。始祖东园公讳谅者，明初居仁和之黄山，游学至海宁。困甚，偶憩赵家桥上，忽坠于水。陈公明遇，设豆腐肆于桥侧，昼寝梦青龙蟠桥下，惊起，见一男子方入水，急援

之，询知世族，乃留之家。公老无子，止一女，因以女女之，而以为子焉。东园公一传为月轩公讳荣，承外祖姓陈氏，而世其腐业。业腐者起必以戊夜，一日者，于门隙见双灯野外来，潜出窥之，则一儒冠者，一道士也。道士指公室旁一地曰：‘此穴最吉，葬之位极人臣，有一石八斗芝麻官数。’儒冠者曰：‘以何为验？’曰：‘以鸡卵上枚坎其中，明日此时，鸡子出矣。’乃于怀中取卵，埋之而去。次日公起磨腐，忽忆前事，往探其处，则阉然二鸡雏也，正骇异间，又见双灯遥遥至。雏已出壳不可埋，急于室中取卵易之，而屏息以伺。二人者至，捐之则仍鸡卵也。儒冠者咎其言不讎，道士迟疑良久曰：‘或气运尚未至耶？’遂去不复返。居久之，公乃奉东园公骨瓮葬其中，二世之后遂有登科者，至今已三百年，举贡进士至二百数十人，位宰相者三人，官尚书、侍郎、巡抚、布政者十一人，科第已十三世矣。初葬时，植檀树一株于墓上，堪舆家称为海宁陈氏檀树坟。圣祖仁皇帝南巡时，闻其异，曾驻蹕观焉。”

这个笔记，纯系杜撰编造，自欺欺人。康熙当朝六十一年，曾六次南巡，其中五次至浙江，《清实录》中对康熙历次南巡逐日记载其驻蹕之地，皆至杭州而返，从未到过海宁，幸陈家观其坟之举从何而来？至于清代有一帝为海宁陈家所出之传说所指的康熙，其实为“狸猫换太子”之说的一个小小的变异枝节，比指陈家子为乾隆者更荒唐。传言顺治帝二十四岁而崩，感到其子孙不蕃，急欲抱他人之子，自饰其有后。今考顺治有八子六女，后来继位称帝的玄烨为第三子。皇长子牛钮，顺治八年生；二岁夭亡，皇二子福全，顺治十年生；玄烨生于顺治十一年，皇四子以下不必再计。福全至康熙三十三年六月乃卒，若顺治无三子玄烨，二子福全可嗣位，如何能说因无子而抱他人子以继嗣呢？此种异说，不堪一击。由此联想起另一则传说，言顺治帝福临亦不是满洲之血脉，而是山东人王杲与皇太后孝庄苟合而生，其文字记载以魏声和《鸡林旧闻录》为始，旋为英国人濮兰德所采，遂入英文记载中，而国人又转译译以内销，视为大内秘史，抑何可哭！断乎康熙为陈氏后人之传说，亦

是此等野人语。

海宁陈家之园邸，有御书“爱日堂”、“春晖堂”二匾。日，尤如父也，“爱日”可解为孝养父亲，“春晖”取自唐朝孟郊《游子吟》诗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意思是母恩。持乾隆为海宁陈家子之说者以此为力据。然考证史实，此二匾为康熙所书，与乾隆毫无干系。《清史稿·陈元龙传》载：“康熙三十九年，迁侍讲学士，明年，转侍读学士。四月，上……作书，赐内直翰林同观。谕曰：‘尔等家中各有堂名，不妨自言，当书以赐。’元龙奏，父之闾年逾八十，拟‘爱日堂’三字。御书赐之。”此御书“爱日堂”匾之由来，时陈元龙同乡谕德查升，拟请“澹远”二字，康熙亦即挥毫赐之。御书“春晖堂”匾之由来，系康熙四十六年事。据《海宁州志·列女》载，陈元龙胞弟陈邦彦，其父陈维绅，死得很早，娶黄氏，“陈维绅娶黄氏，钱唐相国文僖公侄孙女，观察怀玉季女也，年十九归陈。三载寡，守节四十一年，丸熊教子，迄于成立。以子邦彦贵，封淑人。康熙丁亥，御书‘节孝’二字旌其门，癸丑，赐‘春晖堂’额”。由此看来，康熙为臣工家府题写匾额，乃经常之举，为得是施之恩德，唤之感念，融洽君臣关系，不失为驭下之道，毫无穿凿附会之处。再如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南巡，时桐城张文端公英已以大学士致仕，迎辇清江浦，随至江宁。康熙将启驾，张英已与在籍诸臣奏请，允留一日，得旨：“念老臣恳求淳切，准备再留一日启行。”最初，张英已谢职归籍临行时，御书“笃素堂”三字以赐；在淮安，则御书“谦益堂”及“葆静”匾额；在江宁，则御书对联及“世恩堂”匾额，他所赐赉，不可胜言。“世恩”二字，于好事者揣测亦可联为“祖上恩德、后嗣感念”之类，莫非康熙与桐城张家有脉因？否则何以单挑“爱日”、“春晖”之御书匾额而指清代有一帝为海宁陈家之后呢？

海宁陈家登科入仕，始于明正德八年（1513年）分科陈中孚，后来科名仕官之盛，实为罕见。陈氏之显贵，在明朝为陈与郊、陈与相兄弟，一为提督四夷馆太常寺少卿，一为贵州左布政。与郊之后虽有科第官职，但不及与相之后代颇应“芝麻官数”之谑语。与

相之子陈元晖、陈祖苞同登万历癸丑进士，一为山东左参政，一为顺天巡抚，时为明末。海宁陈氏科第之奇，常以父子兄弟同登一榜为惯例。祖苞之子陈之遴，崇祯丁丑榜眼，官至中允，入清后遂累升至大学士。之遴弟陈之遴之子陈金敷允，为康熙朝尚书。祖苞之后代多清贵之官，然不登卿相。与相还有一子名陈元成，官至大学士，陈氏为卿相者，皆元成之后。元成之子陈之闾为拔贡生，之闾之子陈元龙为宰相、孙陈邦彦为侍郎；元成另一子陈之问为岁贡生，之问之子陈诜为礼部尚书，诜之子陈世倌为宰相；之问另一子陈世仁为翰林检讨，世仁之子陈用敷官督抚。之问还有一子陈论为刑部尚书。海宁陈氏在康熙、雍正间，仕宦显达，中外居要任者极多，而科第尤以康熙朝为盛。康熙四十二年癸未会榜，陈云龙弟陈嵩，侄邦彦、陈诜之子陈世倌，三人同榜，按行辈竟为三代。康熙五十六年元龙之子陈邦直，世倌之兄陈世仁，还有一服属较疏的陈武嬰，兄弟三人同榜。一时以天下之大，就试者之多。而屡为海宁陈家所占，俗语不实，流为册青，无怪某以神秘之见解，附会于帝出乎陈家，特假科榜以恩赏。然而，附会传说者不知皆非乾隆陈家有此异数，而是在乾隆未出世多年之前。以荣盛之势相较，海宁陈家至乾隆朝，官运实已稍衰了。

陈世倌在雍正朝，曾做过巡抚大员，至乾隆六年，由工部尚书升至文渊阁大学士。至乾隆十三年十一月，以错拟票签革职。乾隆谕称：“察议不过降罚了事。今以五人在阁，似此向有定例之事，竟至办理错误，使朕万几之烦，尚须审详至此！于心何忍？岂不有愧？着交部严查议奏。”遂至以革职处分宰相。谕又谓：“张廷玉、来保、陈大受，均在军机处行走，尚有交办事件，或系一时疏忽。”这样便开脱了三相，所严查议奏者，惟有陈世倌及史贻直二人；至革职之议，史贻直得留任，而陈世倌竟革。得旨，乾隆又举陈世倌其他种种罪过谕：“陈世倌自补大学士以来，无参赞之能，多卑烦之节，纶扉重地，实不称职。著照部议革职。”又谕：“朕前降旨，谓陈世倌多卑琐之节，并非泛论。即如伊乃浙人，而私置产兖州，冀分

孔氏余润。岂大臣所为？今既革职，著谕山东巡抚，不准伊在兖州居住。”陈世倌被革职后两年，乾隆十五年八月，来京恭祝皇帝万寿，想必竭尽谄媚之辞，宝财之献，结果乾隆赏其原衔，仍令回原籍海宁，至乾隆十六年三月，命来京入阁办事，九月，兼管礼部事。自后陈世倌复起，在内阁中事事小心，至乾隆二十二年，以老病请求辞职。谕旨中亦毫无倚重之辞，且多嘲讽之语。谕曰：“大学士陈士倌，虽年近八旬，而精力甚未衰迈，简任纶扉，历有年所。今以老病，奏请解任回籍，情词恳切。大臣中齿宿望高，宣力年久，任皤皤黄发，为班联表率，诚熙朝盛事。然而老倦而思故乡，亦常情所有。果真以衰老陈情者，朕自曲加体恤，俾得荣归故里，以资颐养，初未尝强为挽留，如张延玉之年力既衰，朕即允其归田。迨后辗转获咎，乃其自取，实非朕初意所及料也。且陈世倌奏内，既称为其生母修改坟茔，此亦人子未竟之责，自宜及身而为之。著照所请，准其回籍。现任汉大学士，原有二人，不必开缺另补，听其自为酌量。如一二年后精神清健，仍可来京办事，以昭优念老臣之意。”品味其中，乾隆不信陈世倌决然肯卸职归田，语多讥讽不屑，一句“果真以”，尤闻冷笑之声。且明言告之，即使挽留，也不过以皓首老臣表率班联，用来点缀一下天朝盛事而已。并毫不留情地警告，若有以告退为名而行要挟君王之实，那不过是自讨没趣，自认倒楣，如张延玉者自取其咎事即前车之鉴。张延玉乃雍乾两朝多为倚重之老臣，尚辗转获咎，况陈世倌乎？如此看来，此谕绝非敬大臣之礼，又何论乾隆私厚于陈氏？陈世倌于乾隆二十二年春辞朝，乾隆帝不加理会，陈世倌却迟迟不欲遽归故里，帝亦视而不见，不肯谕留，而陈世倌终于未行即卒，老死他乡——就是说，即使如传说中言，乾隆南巡至海宁陈家去见或者去认那位辞官回家的生身之父陈世倌，也见不到认不了了。

乾隆生于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若论抱养异姓之子，必须生在康熙五十年内，且月份日期也不能有较大出入，而且必须是当朝天子康熙或雍亲王胤禛之所为。据考这一年海宁陈氏在朝者有

两位达官，一是陈世倌之父陈诰，时方由湖北巡抚内升工部尚书，其擢职在四月，已在京朝任事；另一位是陈云龙，是八月初四日由吏部左侍郎迁广西巡抚，距乾隆生日只差九日，当尚在朝，未赴新任。陈诰与陈元龙为同祖兄弟，皆为大学士陈元成之孙。值得注意的是，传说帝家以女换去陈世倌之子，而当时陈世倌并未在京任朝官，纵然是时生育一子亦无条件被帝家易去。而陈氏在朝者陈诰、陈元龙，其子嗣由来及后世俱明，又何曾别有一子为帝家所换。

此外，当时陈诰或陈元龙果有一子被康熙帝或雍亲王抱而易之，因其讳避而后世鲜知。若指康熙所为，绝不可信！康熙是清代帝王中子女最多的一位，总共有五十五个子女，其中子三十五人，除夭折早亡者外，成年皇子二十人，颇受牵累。时复立皇二子胤礽为皇太子不久，至将再废，而诸皇子跃跃思动，皆欲谋储，酿成后来兄弟相戕之祸。面对这种情况，康熙极为忧虑，为何还要以“风换龙”之手段抱一异姓者，置之雍王府，而又隐讳其事，以成汉人潜移满族天下？若果真这样，则康熙就是存心蓄意将天下交与汉人才立雍亲王为储嗣，以促成易来之陈氏子将来继其父而称帝，胤禛夺嫡之疑案便不存在，而诸王的不满与声讨也便可以理解，其仇视所归便是康熙而非雍正了。这种揣测，是不可思议的，极不合情理的，绝对不能成立！若指雍亲王胤禛私下抱易陈氏子则当时雍王已前三子，第一子及第二子虽早殇，第三子弘时时已八岁，何必再抱一异姓汉人？难道胤禛亦听说“青龙蟠桥下”、“檀树坟之后人位极人臣”等海宁吉兆，晓得陈氏三子必有九五之福吗？而这必须建立在胤禛能够继统称帝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时兄弟相煎正炽，焉知皇位归于哪位皇子？就算胤禛自信有把握能够夺取金銮，以当时韬晦审慎之为，亦不肯行易换汉臣之子，以供诸兄弟攻击之资。角胜于毫芒之间的诸皇子，最怕授人以柄，何人这样做，无异自毁，其帝王之梦必成泡影，而且极有获罪遭遣之祸。因此，假设陈诰或陈元龙有一子被康熙帝或雍亲王易去，其动机难以成立，后果更不堪设想，假设也就失去意义。